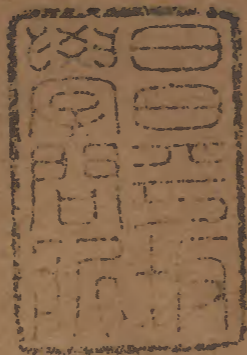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六



漢書門			
三〇	一	八	類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八	一	八	漢
函	冊	架	書
七	〇	八	類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768
冊數	30 (19)
函號	284 10

編年三十四卷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六

淺草文唐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起癸未宋孝宗隆興元年盡
巳酉宋孝宗淳熙十六年

凡二十七年

癸未 隆興元年 三年 大定

春正月置武舉

十科○吳璘還河池金人遂陷新復十三州軍

璘得詔秦屬交諫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此舉所係甚重柰何退師璘知朝論主和乃
曰璘豈不知此顧主上初政璘握重兵在遠
有詔璘何敢違遂退師還河池金人乘其後

麟軍亡失者三萬三千部將數千人連營痛哭聲振原野於是秦鳳熙河永興三路新復十三州三軍皆復爲金取

發明

嗚呼宋事至此無足言者惟知自守而不知自強此固前人之失也孝宗嗣位猶循陋規不亦誤乎當取而不取則傷於怯唐却維州之獻是也不當取而取之則傷於貪宋取長葛之類是也新復州軍皆宋故土不幸王室衰微夷狄雲擾中原故地相繼陷沒是誠中國之大辱也高宗惟恃和議不修戰畧中原之境委爲外物東南之疆視爲永圖吳璘操一戰之力復陝西之地此固恢復之大機苟能併力伐金克復舊物以雪祖宗父母之讎可也夫何召之班師新疆仍陷則自失其機取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高宗旣誤孝宗豈宜再誤哉據事直書深譏之也

以史浩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以張浚爲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開府建康

浚薦陳俊卿爲宣撫判官先是帝召俊卿及浚子栻赴行在浚附奏請帝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壩以爲吳璘聲援帝見俊卿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浚開府江淮參佐皆一時之選栻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

幕府諸人皆自以為不及及入奏事因進言曰陛下上念祖宗之讎耻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大異之

二月黃祖舜罷○三月金人以書來求海泗唐

鄧商州之地及歲幣

先是金人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規取兩淮朝廷震恐張浚請以大兵屯明貽泗濠廬備之至是統石烈志寧乃以書抵浚欲凡事一依皇統以來故約不然請會兵相見且遣蒲察

徒穆大周仁屯虹縣蕭琦屯靈壁積糧脩城將為南攻計

以張燾參知政事辛次膺同知樞密院事

初次膺為右正言力諫和議為秦檜所怒流落者二十年帝即位召為中丞次膺每以名實為言多所裨益帝呼其官而不名若成閔之貪饕湯思退之朋比葉義問之姦罔皆被論罷每章疏一出天下避之渡江已後直言之臣稱次膺為首

廣義

分注云渡江以後直言之臣次膺為首然孝宗呼其官而不名者厚之至也夫何任用未幾即罷奉祠豈非有好賢之名而無好賢之實者乎

張燾罷○夏四月張浚使李顯忠邵宏淵分道

伐金

帝銳意恢復張浚入見乞即日降詔幸建康帝以問史浩浩對曰先為備守是謂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儻聽淺謀之士時與不教之師寇退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歛兵而遁迹取快一時舍寬萬世及退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辨論於殿上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且謂金人至秋必為邊患當乘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渡淮三省樞密院不預聞會顯忠宏淵亦獻擣虹縣靈壁之策帝命

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

發明

自胡羯交亂江淮宴安未聞遠近有攘狄之師獨張浚深明逆順之理至於見忤賊檜廢棄散地惟忠義之心守死不移今又遣將伐虜雖卒無成功然綱目書之若真能伐金然者蓋予其忠義之節所以遂其本志云爾書法如此其為斯世勸也多矣

五月史浩免

省中忽見邵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用三省徑檄諸將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

論後言出史浩此十其不終也

通鑑綱目

卷十六

宋孝宗隆興元年

四

續

兵不預聞焉用相為哉。不去何待。入對。因奏陳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為子孫憂。張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復望中原。因力丐免。侍御史王十朋論浩懷姦。誤國等八罪。遂罷浩知紹興府。

廣義

南渡以來。而不能全中興之美者。有三大姦之作梗也。夫自秦檜倡和議。於前湯思退史浩踵其轍。於後其間雖有忠臣良將。奮不顧身。欲復不共戴天之讎。夫何謀方成。而卒被其沮。功將就而卒被其隳。甚則至於竄徙屠戮。鮮克獲免。雖然。要亦不可獨咎三姦也。為君者分受其責可也。

李顯忠復靈壁。遂會邵宏淵復虹縣。金將士多降。

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隄溝。金右翼都統蕭琦用拐子馬來拒。顯忠與之力戰。遂復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圖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蒲察徒穆大周仁皆出降。宏淵耻功不自己。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蕭琦復降于顯忠。

張浚渡江。李顯忠大敗金人。復宿州。

不協必致
取乃公事
所以有村
離之潰

顯忠兵傳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大敗其衆。追奔二十餘里。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真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爲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趣之。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虜數千人。擒八千餘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旣而宏淵欲發倉庫犒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詔以顯忠爲淮南京東河北招討使。宏淵副之。

帝率羣臣詣德壽宮上壽

天申節也。歲以爲常。

以辛次膺參知政事。洪遵同知樞密院事。○李

顯忠邵宏淵之師潰於符離

紇石烈志寧自睢陽引兵攻宿州。李顯忠擊却之。金孛撒復自汴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晨薄城下。列大陣。顯忠謂宏淵併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俄而敵大至。顯忠用克敵弓射却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且猶不堪。况烈日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鬪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陽爲敵兵至。與邵世雍劉旣各

前此忠賢
力秦楚
人驅之時
職班師際
功將士之
費氣久矣
此符離瓦
祥之根本

以所部兵遁繼而統制左師淵統領李彥孚亦遁顯忠移軍入城統制張訓通張師顏荔澤張淵等以顯忠宏淵不協各遁去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首二千餘積屍與牛馬滿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敵始退却顯忠嘆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敵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兵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嘆曰天未欲平中原邪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時張浚在盱眙顯忠往見浚納印待罪浚以劉寶為鎮江諸軍都統

制乃渡淮入泗州撫將士遂還揚州上疏自劾

發明

春秋荀林父有邲之敗者蓋由所任之非人耳故易曰弟子輿尸使不當也是時李顯忠邵宏淵各懷疑忌不相救援而宏淵以輕佻之才臨之是弟子輿尸而又非不正也故綱目於此以自潰為文若曰二將之衆無有能潰之者宋自潰之云爾夫以孝宗銳志恢復張浚專意弔伐而事已沮撓如此然則殆非天歟嗣是孝宗頓挫人諱言兵而和議之說又滋矣豈不深可哀哉

廣義

武王曰予有臣三千惟一心蓋出師禦敵未有之心不一而能成功者也

今宏淵之貳顯忠若此尚何望士卒之用命哉觀夫宏淵顧衆之言固可以識其敗矣蓋不待積屍與牛馬牆平而後見也曰然觀分注所載則此師之潰合罪宏淵何綱目書曰李顯忠邵宏淵之師潰於符離若無輕重者哉曰二將不協罪在宏淵顯忠亦不得辭其責也彼顯忠敗蕭琦於宿州之日宏淵欲發倉庫以犒士是矣夫何顯忠以虹縣小忿未釋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此所以致宏淵之不平而潰是師也學者合而觀之則綱目原情定罪之意可識矣

六月朔日食○汪澈罷以周葵參知政事○昫

張浚為江淮宣撫使安置李顯忠於筠州

初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為大勢脩滁州關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帝復召浚子入奏事浚附奏曰自古有為之君心腹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帝覽奏謂栻曰朕待魏公有加雖乞去之章日上朕來不許帝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

遣使至督府必令視浚飲食多少肥瘠如何至是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召湯思退為醴泉觀使奉朝請而下詔罪已於是尹穡附思退劾浚遂降授浚特進樞密使充宣撫治揚州顯忠責授果州團練副使筠州安置而邵宏淵仍前建康都統制後朝廷知其故復顯忠太尉奉祠

發明

成大功者不以小挫而貳其心謀夫事者不以微嫌而介其意一勝一敗兵家之常符離之潰但當責其成功不宜與之計較如孫權獨斷而有赤壁之捷晉武獨斷而成平吳之功是也夫師潰之失乃邵宏淵之惑眾耳初非張浚顯忠之過也今而於浚顯忠則貶之於宏淵則赦之是豈賞罰之公哉故綱目以無罪例書其意蓋可見耳

廣義

孝宗嘗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為浮言搖動至是貶之者是用賢之不專也周公戒成王曰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惜乎孝宗未之講也

辛次膺罷

次膺以疾祈免且奏曰王十朋雖上親擢天下皆知臣薦其賢湯思退召將至亦知臣嘗

疏其姦遂罷奉祠。陛辭帝甚惜其去。次膺奏曰：臣與思退理難同列。帝曰：有謂思退可用者。次膺曰：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辦。思退固不足道。竊恐有悞國家爾。

廣義

次膺以直道事孝宗。進賢退不肖。可謂敬君之大者也。孝宗禮貌次膺。嘗呼其官而不名。亦可謂尊賢之至者也。君臣相遇非其時乎。夫何孝宗五月以次膺為參知政事。至是僅一月而次膺即罷去者。蓋其意以孝宗徒禮貌而不能行其道。故也。善乎。太公告武王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其賢之實。其孝宗之謂矣。

秋七月以湯思退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

樞密使。○八月復以張浚都督江淮軍馬。

陳俊卿以浚降秩徙治。上疏曰：若浚不用。宜別屬賢將。如欲責其後效。降官示罰可也。今辭都督重權。實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尚何後效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為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効。疏入。帝悟。即復浚都督。浚遂以劉寶為淮東招撫使。

金人復以書來求地及歲幣。詔准西安撫幹辦。

官盧仲賢報之

紇石烈志寧以書貽三省密院云、故疆歲幣如舊、及稱臣還中原歸正人即止兵、不然當俟農隙往戰、帝以付張浚、浚言金疆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湯思退秦檜黨也、急于求和、陳康伯周葵洪遵等皆上疏、謂敵意欲和、則我軍民得以休息、為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是萬全之計也、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邪、愛我邪、直款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乃遣盧仲賢持報書、如金師云、海泗唐鄧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第兩淮凋瘵之餘、恐未如數、仲賢陛辭、帝勅以勿許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不聽、既而命廷臣議金師所言四事、其說不一、帝曰、四州歲幣可與、名分歸正人、不可從也、

思退邪議
此得入

冬十月立賢妃夏氏為皇后

帝初納郭直卿之女為妃、生鄧王愔、慶王愷、恭王惇、邵王恪、而薨、袁州宜春人夏協有女、奇之、以資納於宮中、為吳太后閣中侍御、郭妃薨、太后以夏氏賜帝、至是立為后、協既納女、資置居貧、乃歸、客袁之僧舍、號夏翁而死、后訪得其弟執中、補閤門祗候、執中與其妻至京、宮人諷使出之、擇配貴族、欲以媚后、執中不為動、他日后親為言、執中以宋弘語對、

后不能奪。執中既貴，始從師學，作大字頗工。復善騎射，帝聞其才，將召用之。執中謝曰：他日無累陛下，保全足矣。人以此益賢之。

十一月盧仲賢還有罪，除名遣審議官胡昉如

金軍

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惶恐言歸，當稟命，遂以忠義遺三省、密院、書來上。其書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姪，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還，帝大悔，張浚遣子栻入奏，仲賢辱國無狀，帝怒，遂下大理問其擅許四州之罪，奪三官，尋除名。竄郴州，浚退奏以王之望充金國通門使，龍大淵副之。許割棄四州，求減歲幣之半，初之望為都督府參贊軍事，不欲戰，請入朝，因奏人主論兵與臣下不同，惟奉承天意而已。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之不可絕淮而北，猶敵之不可越江而南也。移攻戰之力以自守，自守既固，然後隨幾制變，擇利而應之。思退悅其言，故奏遣之。會右正言陳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復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四郡也。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為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然後行。

未晚也。遂以胡昉為金國通問所審議官。張浚亦力言金未可與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併一行禮物並回，待命上境，而令胡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如必欲得四州，當追使人罷和議矣。

廣義

於時虜勢寢弱，南渡稍振，雖不允其所需，固亦無害。孝宗惑于思退姦言，

悔之何及，無乃任賢不專之所致歟。

詔廷臣集議和金得失，召張浚還

陳康伯等言：金人來通和，朝廷遣盧仲賢報之，其所論最大者三事，我所欲者，削去舊禮，

彼亦肯從。彼所欲者，歲幣如數，我不深較，其未決者，彼欲得四州，而我以祖宗陵寢，欲宗梓宮為言，未之與也。乞召張浚歸國，特垂咨訪，仍命侍從臺諫集議。帝從之。羣臣多欲從金人所請。張浚及湖北京西宣諭使虞允文起居郎胡銓、監察御史閻安中上疏力爭，以為不可與和。湯思退怒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已，大言快國，以邀美名。宗祖大事，豈同戲劇。帝意遂定。浚在道聞王之望行，上疏力辨其失，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為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為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誰復為陛下用命哉。人心既失，如

然其符雖
之敗毀其

水之覆難以復收。而况於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為陛下憂之。不聽。

發明

嗚呼宋人惟狃偷安之陋習而不思遠大之圖也。金虜之讎暴白天下痛

心扼腕無時可忘。苟與之和。是忘親釋怨。非人子矣。然則和金得失。瞭然在目。何必

議乎。當時羣臣議論靡定。大抵臺諫之言為是。而宰相之言為非。然而竟從宰相之

和議者。蓋由狃偷安之陋習而不能改也。且虜不可信。其理固然。楊氏曰。鷓鴣不鳴

要非祥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見其不鳴。謂之孔鸞。見其不噬。謂之犬馬。吁。亦過矣。

金虜憑陵。畧無忌憚。矧帝所目擊。而不容已者。既而議之未決。復召張浚。及浚言不

聽。惡在其為能召哉。直書於冊。義自見矣。

以朱熹為武學博士既而罷之

熹應詔入對。言君父之讎。不與其戴天。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時

相湯思退。方倡和議。不悅。除武學博士。後與洪适論不合。而歸。

發明

書既而罷之。惜之之詞也。蓋君子之事君。忠貞而已。初未嘗阿徇以為媚

寵之態也。朱子召對。以復讎為言。見忤權姦。而復罷其職。詩云。悠悠昊天。曰父母且

無罪無辜。亂如斯撫。昊天已威。予慎無辜。昊天泰撫。予慎無辜。此蓋大夫傷於讒。無

熹守二字
以家高口
意首

所控告而訴之於天也。嗚呼！君子小人不容並立。君子得志，則小人藏；小人得志，則君子道常相勝而不能相同者，是以用君子者必退小人，而後可。後之有天下者，豈不知所審擇也哉？

十二月陳康伯罷，以湯思退、張浚為尚書左右

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浚仍都督江淮軍馬。

發明

罷康伯而相思退，此君子小人之不能並立也。以思退、張浚為相，此君子小人之不可共政也。後書罷浚、判福州，此其驗耳。賢否無別，謂之何哉？

申 **二年**

金 大定四年

春正月，金人執胡昉，尋遣還。

昉至金，金人以失信執之。帝聞昉被執，謂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詔王之望以幣還。既而僕散忠義以書進金主，金主覽之曰：「行人何罪，即遣還。」邊事令元帥府從宜指畫。

三月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

初，湯思退恐和議不成，奏請以宗社大計，稟上皇而後從事。帝批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議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陰謀去浚，遂令王之

此時實有
可以不戰
而恢復之
勢若破湯
恩退則淮
大軍定矣

望等驛奏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人言委
四萬眾以守泗州非計帝惑之會戶部侍郎
錢端禮言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為戒早
決國是為社稷至計乃詔浚行視江淮時浚
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
兩軍凡萬二千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
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
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為險者皆積
水為壘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
金人方屯重兵為虛聲脇和有利日決戰之
語及聞浚復視師亟撤兵歸於是淮北之來
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
琦契丹望族沈勇有謀欲令盡領降眾
且以檄諭契丹約為應援金人益懼

發明

張浚銳志殄虜之事可貫金石至今
以為凜凜然非忠義素著何以得此
綱目於去年夏書張浚使李顯忠邵宏淵
分道伐金五月書張浚渡江李顯忠大敗
金人復宿州至此又書張浚視師江淮金
軍退皆以見連年虜寇侵逼至此未嘗一
與交兵自屈而去無非張浚全德所致此
則書法之意也嗚呼張浚有功於宋石此
真可謂社稷之臣
矣書以美之宜哉

夏四月罷張浚判福州

湯思退諷右正言尹穡論浚跋扈且費國不
費奏令張深守泗不受趙廓之代為拒命復

宋孝宗隆興二年

十六

續編

方用而旋
罷別能行
式

既知其意
猶使之去
何也

人乃最患
不明所以
不能遠奸
邪進忠良
如高孝為
秦湯所持
胡能有為

論督府參議官馮方罷之，浚乃請解督府，詔以錢端禮王之望宣諭兩淮，而召浚還。端禮入奏言：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蓋詆浚也。浚留平江，凡八上疏，乞致仕。帝察浚之忠，欲全其去，乃命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判福州，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皆坐罷。

廣義

南宋之不復振者，蓋有由矣。高宗時有岳飛、秦檜、陷之。孝宗時有張浚、湯思退、撓之。嗚呼！秦湯二賊，壞張岳之功於垂成，厥罪曷可勝誅！雖然，使高孝二宗如周宣王、漢光武，則雖百槍千湯安敢貢其姦邪！

六月朔日食。○秋七月，洪遵罷。○撤兩淮邊備。

湯思退急欲和好之成，自壞邊備，罷築壽春城，散萬弩營兵，輟修海船，毀折水櫃，不推軍功賞典，及撤海泗唐鄧之戍。

發明

和不可恃，虜不可盟，蓋義可以敵秦，而無寧和，匈奴之親，寧出渭橋之師，而無寧假突厥之援，口血未乾，秦兵又至於郊之外矣。六國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其難何如邪？重門擊柝，以禦暴客，守關之常理，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固邦之要法，明於此義，則張浚不可罷，而邊備不可撤也。譬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十六
猶啓我門墻而曰盜必不入也寧有此道乎孝宗惑權姦之言恃和戎之策匿怨而友其人尚爲聖人所耻况匿怨而和羶羯之狗乎孝宗有恢復之志大臣存姑息之心詎不深可惜哉據事直書深貶之也

八月少師保信節度使魏公張浚卒

浚既去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猶上疏言尹穡姦邪必誤國事且勸帝務學親賢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爲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欲復用浚浚當卽日就道不敢以老病

爲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然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杅杅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耻卽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數日而薨贈太保後帝思浚忠加贈太師謚忠獻浚幼有大志及爲熙河幕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時與舊戍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畧之宜故一旦起自疏遠當樞筦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本末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行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虜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時論以浚之忠大類漢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其身不爲異伺浚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詆之茲所以不及亮也

呂中曰浚有社稷大功者五建復辟之勲發
儲嗣之議誅范瓊以立國基用吳玠以保全
蜀却劉麟以定江左世但以富平符離之役
議之然曹彬岐溝之敗其喪師蹙國亦不下
富平符離豈可以一
青而掩其大德乎
發明 南渡以來士大夫惟知息兵和虜為
良圖而以梗和攻戰為非計知逆順
之勢謹內外之防而終身不主和議者唯
張浚一人而已然前忌於汪黃中忌於秦
檜而此又為湯思退所忌符離之潰讒聞
紛紛齎志以沒詎不惜哉故綱目于浚之
卒而特書其官爵
所以深予之也

廣義

嗚呼魏公可謂忠有餘而見不逮者
也蓋秦檜主和議魏公主恢復其賊
否固無待於論矣當夫紹興二年八月高
宗榜秦檜罪於朝堂示不復用其幸大矣
且秦檜和議之非既寢則魏公恢復之志
可行矣未幾魏公反薦檜為醴泉觀使兼
侍讀則檜漸用事而和議之非復作矣故
其恢復之志終見沮抑於檜也後雖屢陳
奏疏力言恢復動則掣肘於檜被檜遠竄
連州且欲肆毒如岳武穆焉臣故曰魏公
可謂忠有餘而
見不逮者也

以賀允中知樞密院事○遣宗正少卿魏杞使

魏公一身
必推奸相
首尾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十六 宋孝宗隆興二年 續編

金

湯思退奏遣杞如金議和書稱姪大宋皇帝其再拜奉於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陳十七事擬問對帝隨事盡可陞辭奏曰臣將肯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兵部侍郎胡銓言虜不可和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而後為快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不聽○錢端禮又請遣國信所大通事王垓如金師皆周葵書致於僕散忠義及紇石烈志寧

澹庵言
簡約又切
于上封事
矣

金以完顏守道為尚書左丞

金主謂守道曰卿等每奏皆常事凡治國安民及朝政不便於民者未嘗及也如此則宰相之任誰不能之

九月以王之望參知政事○詔湯思退都督江

淮軍馬思退辭不行

思退急於求和諷侍御史尹穡言乞置獄取不肯撤備及棄地者二十餘人論罪因擢穡諫議大夫至是命思退都督江淮固辭乃以楊存中為同都督

宋孝宗今日成何舉動說意概復安在哉

發明

書辭不行罪逆命也畏縮怯弱此固小人之情也孝宗於逆命之事尚不

詰責天下之事何有大於此者哉直書辭不行則峻詞拒絕跋扈無君之心著矣

廣義

都督軍事戎機之重者也思退專於求和而孝宗反以都督之任委之宜

其辭而不行也雖然廢閣詔命人臣之大罪也於時孝宗不罪思退其不綱可見矣

冬十月賀允中罷○詔輔臣晚對便殿

詔曰朕每聽朝議政頃刻之際意有未盡自今執政大臣或有奏陳宜於申未間入對便殿庶可坐論得盡所聞期濟於治

金兵復渡淮十一月魏勝拒戰于淮陽敗績歿

之楚州陷

思退挾虜以要知議之成罪通十天

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脇和。金僕散忠義等遂議渡淮。魏杞行次盱眙。忠義遣趙房長問杞所以來之意。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之地。及歸。止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帝命盡依初式。許割四州。歲幣亦如其數。再易國書。忠義猶以未如所欲。遂與統制劉寶棄城遁。時自清河口以犯楚州。都統制劉寶棄城遁。時勝奉詔專一措置清河口。金人乘間以舟載

器甲糗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覘知之帥忠義士拒於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勝欲禦之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金兵軼境勝帥諸兵拒於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徒單克寧帥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依土阜為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兵為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楚州遂陷

發明

甚矣宋人求和之無益也是時和戎之使未息肩而虜兵渡淮矣楚州陷矣滁和失矣然則湯思退之徒召釁故侮雖萬死何足以償誤國之罪乎茲以和議之故諸將皆無戰心獨魏勝親帥所部拒於淮陽戰敗而死其忠盛矣苟使沿邊諸

將協力以禦虜則魏勝安至於遽亡而楚州安至於遽陷哉故綱目以全節予之宜矣

廣義

抑考魏勝起自山東勤王初非世臣食祿將種特以孤忠自許乃能克敵制勝所向無前始終不渝厥志至此力竭死敵故綱目以死節予之嗚呼觀魏公之節義則凡食君之祿而不死封疆者其果何人也哉

金人入濠州

都統制王彥葉昭關走

宋孝宗隆興二年

臣

續

以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

時諸軍各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是始更相為援。朝議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

湯思退以罪竄永州

言者論其主和誤國之罪，遂落職，永州居住。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伏闕上書論思退及王之望、尹穡、姦邪誤國、鉤致敵人之罪，乞斬三人以謝天下。併竄其黨洪适、晁公武、而用陳康伯、胡銓、陳良翰、王十朋、金安節、虞允文、王大寶、陳俊卿、黃中、龔茂良、張栻、劉夙、

公論在太學

士氣

信之字涉
是小人書
心事

籥以濟大計。思退行至信州，聞之憂悸而死。思退與張浚同相，而始終不合，浚以雪耻復讎為志，思退每借保境息民為言而已。

廣義

大抵學校者禮義相先之地，而公論之所從出者也。第觀張觀等所論人物臧否，而當黜陟者，何其當哉！昔者鄭處春秋列國，而子產不毀鄉校者，其亦有見於此，况乎若萬乘而帝中國者，奚可偏聽，獨任以廢學校之公論哉！

復以陳康伯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

使錢端禮簽書樞密院事，虞允文同簽書院事

金兵犯淮、人情驚駭、時張浚已卒、皆望康伯復相、乃自紹興召拜、康伯力疾至闕下、詔子安節、婿文好謙、掖以見、咸拜賜坐、間日一會、朝許乘肩輿至殿門、給扶升殿、非大事不累、帝又思允文之言、故并而用之、

詔王之望勞師江上、閏月金人寇揚州、王之望有

罪免

金人至揚州、或請擊之、楊存中不敢渡江、獨臨江固壘以自守、王之望與湯思退表裏、專以割地啖敵為得計、帝詔督府擇利害、擊金軍、王之望下令、諸將不得妄進、朝廷趣行之、望言

王抃既還、不可冒小利、害大計、言者論之、遂免、

發明

上書金人寇揚州、下書之望有罪免、則之望坐致女真之寇明矣、之望固

思退之黨、表裏為姦、皆欲割地啗虜、偷安求和者也、思退既竄、之望猶存、則是未嘗竄思退也、之望受命勞師、而乃下令沮戰、則其懷奸誤國、厥罪深矣、安有虜既入境、勿與交兵、而恣其攻掠者乎、宋自靖康以來、主和議者、未嘗不以此說愚宋、孝宗不悟、可勝惜哉、故綱目特書有罪以示其貶、

廣義

湯思退、王之望、相繼為惡者也、故前書湯思退以罪竄永州、此書王之望

通鑑綱目 卷之六
有罪免書法皆以罪言者
所以深著二姦之惡也

周葵罷○十二月以錢端禮參知政事虞允文

同知樞密院事王剛中簽書院事

剛中在蜀時吳玠姚仲王彥皆以大將建節
雄於一方守帥以文治則玩於柔而號令不
行以武競則室於暴而下情不通惟剛中檢
身以法示人以禮不立崖壘恩威並行羽檄
紛沓從容裁決皆中機
會及去蜀士民懷之

金以女真字譯經史

乙酉 元年 金 大定 五年

正月召楊存中還

罷都督府以存中為寧遠昭慶節度使
又罷兩淮及陝西河東宣撫招討司

二月陳康伯卒

康伯以經濟自任臨事明斷帝嘗謂輔臣曰
康伯有器量其從容不迫可比晉謝安至是
奏事出殿門疾
作與至第卒

三月以虞允文參知政事王剛中同知樞密院

事○魏杞還自金始正敵國禮

以為稱伸
于稱臣耶
大羊何物
引為叔姪
豈天下
屬之厚矣

金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脇杞去大宋、杞拒之。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金君臣環聽拱竦、金主許損歲幣、不發歸正人。金元帥府罷兵分戍、杞卒正敵國禮而還。帝慰籍甚厚、先是王抃自金師還、得二帥報書、遂赦沿邊被兵州軍。詔略曰：北遣王抃、遠抵穎濱、得其要約、尋澶淵盟誓之信、做大遼書題之儀。正皇帝之稱、為叔姪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憐彼此之無辜、約叛亡之不遣、可使歸正之士、咸起寧居之心。洪适所草也。論者謂前日之所貶損、四方蓋未聞知、今若之赦文、失國體矣。

發明

始正者、更新之詞。宋自紹興十一年、書奉表稱臣於金、至是已踰三紀、其屈辱亦甚矣。人神既憤、挺生孝宗、以復讎為已任、以正名為已責。爰革君臣之禮、聊為叔姪之稱。庶幾少伸抑鬱之氣、而差強人意耳。雖然、宋金世讎、萬世難泯。孝宗徒有復讎之志、而無復讎之形。三四年間、惟以正敵國禮為講和之美圖、恢復雪恥、付之不問。遣使通賀、往來不絕、豈不深可歎哉。若孝宗者、難免莊公之責矣。此綱目予而未盡予之詞也。

廣義

杞之此行、可謂不辱君命者矣。使為使者、皆能如杞、則所伸願不多邪。雖

古宋使宛丘無以加杞詩云莘莘征夫每懷靡及杞之謂歟

夏六月王剛中卒以洪适簽書樞密院事

适拜簽書帝謂錢端禮虞允文曰三省事可與洪适共議自是東西府始同班奏事

秋八月立鄧王惛為皇太子大赦

惛帝長子也

虞允文罷以洪适參知政事葉顥簽書樞密院

事○錢端禮罷

時久不置相端禮以首參闕之甚急太子惛夫人端禮女也殿中侍御史唐堯封論端禮帝姻不可任執政坐遷太常少卿館閣士相與上疏排端禮者皆被斥吏部侍郎陳俊卿言本朝不以戚屬為相最有深意陛下所宜守帝納其言端禮憾之出俊卿知建寧及太子立端禮不得已引嫌奉祠

九月以汪澈知樞密院事○冬十二月以洪适

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汪澈為樞

密使葉顥參知政事

丙戌二年 六年 春二月金左丞相僕散忠義卒

忠義謙以接下，敬儒重士，與人交，侃侃如也。善馭將卒，能得其死力，為宰輔數年，知無不言，故能以外戚兼任將相，以功名終。

發明

凡卒借國臣錄賢也。僕散忠義謙以接下敬儒重士，乃金之賢臣耳。故特

具官以予之，是故臣之賢者則雖夷狄僭國必褒而不棄，見君子之心，樂與人為善矣。後皆倣此。

三月洪适罷

适以文學聞，望過時，過主自中書舍人半歲，四遷至右相，然無大建明，以究其所學，會霖雨，适引咎乞免，帝從之。

以魏杞同知樞密院事，夏四月汪澈罷

澈在樞府，帝密訪人材，澈薦百有十八人，嘗奏言：臣起寒遠，所以報國，無私不欺爾。其自奉清約，賤貴弗渝。

五月修建康行宮，葉顥罷，以魏杞參知政事

林安宅同知樞密院事，蔣芾簽書院事，秋八

月林安宅免

以劾葉顥子受金失實出居筠州

冬十一月汰冗兵○寧遠昭慶節度使楊存中

卒

存中出入宿衛四十年忠義勇敢而寡過大小二百餘戰未嘗大衄上皇最眷念之

發明

一字之褒美於華袞一言之貶若撻市朝存中出入宿衛四十餘年忠義

勇敢而寡過是亦中興之良將也卒而具官豈過予乎

十二月以葉顥知樞密院事○以葉顥魏杞為

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蔣芾參

知政事陳俊卿同知樞密院事

先是帝猶鞠戲又將遊獵白石俊卿上疏力諫至引漢桓靈唐敬穆以為戒後數日入對帝迎謂曰前日之奏備見忠謹朕決意用卿矣遂有是命

置制國用司以宰相領之

議者言近以宰相兼樞密使蓋欲使知兵也而不知財穀出入之源可乎且唐制宰相兼

領三司使、於是詔自今宰相可帶制國用使、參知政事、帶同知

丁三年 大定七年 春二月出龍大淵為浙東總管

曾覲為福建總管

大淵覲怙寵擅權、周必大金安節等嘗極論之、多坐斥、至是中書舍人洪邁言於陳俊卿

曰、大淵覲言鄭聞當除右史、某當除某官、信矣、俊卿以邁言質於帝、帝怒、遂出二人於外

以虞允文知樞密院事 ○ 帝從太上皇幸玉津

園

復從幸聚景園、歲以為常

發明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又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從親之

令、雖為大孝、然亦有可否於其間者、蓋王者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常奉之外、何者非

樂、奚必他幸以縱耳目之欲乎、苟或太上欲幸、必婉詞以諫之、諫而不從、孝宗亦不

宜與之同幸也、夫何徇小諒而忘大義、與其陷親於不義、盍若力爭於其微、嗚呼若

孝宗者、知盡私恩而不知天下之公義也、綱目書此文無貶詞、乃深貶耳

三月秀王夫人張氏卒

帝成服於後苑

夏五月太傅四川宣撫使新安王吳璘卒

璘剛勇喜大節畧苛細代兄玠守蜀二十年
隱然為方面之重威聲亞於玠卒贈太師謚
武順上皇嘗問勝敵之術於璘璘對曰弱者
出戰强者繼之上皇曰此孫武子三駟之法
一敗而二勝也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
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
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
尋以虞允文為四州宣撫使

大將用人
宜佩斯語

發明

璘守西蜀二十餘年屹然為蠶叢之保障摧鋒破敵威名遐著蜀帥自

之亡惟璘而已豈不為中興之良將乎網
目卒而具其官爵所以表其忠勤之節以
示勸耳

六月皇后夏氏崩

謚曰

安恭

秋七月太子愔卒

謚曰

莊文

攢安恭皇后於修吉寺○冬十一月合祀天地

於圜丘雷葉顛魏祀免

帝以郊祀而雷出非時。用漢制罷顛祀相。顛
爲人簡易清介與物若無忤。至處大事則毅
然不
可奪

發明

天變不虛生。必人爲之感而後生。時
十一月雷未可以出。而雷出地奮焉。

則是陰陽失常。此所以爲異耳。夫宰相佐
天子理陰陽。顛四時和羣庶。陰陽失常。宰
相之責也。顛祀既爲相國。燮理無狀。而致
天變。其應明矣。故書葉顛魏祀免於天變
之下。則其坐此而免者也。雖然。孝宗因災
異策免宰臣宜矣。然其自爲則吾不知也。

震不於其躬於其隣。無咎。冬月而雷。固異
祀天地而雷尤異也。孝宗不能反躬自責
而乃歸咎宰相。傳曰。有諸已而後求諸人
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
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綱
目詳書於冊。交貶之爾。

廣義

按曆法十一月者。乃復之初爻。所謂
雷在地中者也。其出固非時矣。已合

祀天地。精誠感格。非他事可比。故曰國之
大事是也。於時孝宗逡巡畏縮。不能奮乾
剛之勇。以定復讎之謀。緩於祖宗之耻。急
於夷狄之平。叔尊外夷。姪卑中國。所失莫
大於此。故於合祭之時。而天地適彰其過
也。今乃不知反已。而歸罪顛祀。不亦謬乎。

以陳俊卿參知政事劉珙同知樞密院事

珙自湖南召還初入見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棄僉謀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則適所以蔽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者又論羨餘和糴之弊帝皆嘉納之授翰林學士復上言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為漢高帝所不悅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為萬事之綱帝稱善遂拜龍圖副珙因薦張栻汪應辰陳良翰學行於

廣義

觀分注劉珙告孝宗之言則知自漢以來知高帝之深者無如珙也

十二月金出蒲察通為肇州防禦使

通為殿前右衛將軍金主惡其人出之於外臨發賜金帶論之曰卿雖有木然用心多詐朕左右須忠實人故命卿補外賜卿金帶者答卿服勞之久也因顧謂左宣徽使敬嗣暉曰如卿不可謂無木所欠者純實耳又諭宰臣曰卿等舉用人才凡已所知識必使他人舉奏朕甚不喜如其果賢何必以親踈為避忌也

廣義

金主雍之治國也駕馭英雄搜訪賢木開誠心布公道書之於冊炳乎可

觀雖以孝宗之賢不能過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信哉

戊四年八年大定春二月以蔣芾為尚書右僕射

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詔芾常朝贊拜不名芾辭許之

以王炎簽書樞密院事○夏五月行乾道歷

帝以近世歷學失傳士大夫無習之者新歷比舊特彼善於此乃不別製名只以乾道合名

秋八月劉琪罷

主管殿前司公事王琪奉詔按視兩淮城壁琪擅令揚州增築新城揚民言不便琪乞罷琪忤帝意遂罷琪陳俊卿言琪正直有木願留之不聽

廣義

抑觀王琪擅令揚州增築新城揚民言不便者則王琪之罪不待辨而明矣夫何孝宗不悅劉琪之言致其罷去而不留耶蓋孝宗非不知劉琪言琪之罪為當而琪亦不當去者也特發於私意之不可已耳孔子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琪其有焉若夫親君子遠小人則孝宗不能無愧矣

孝宗宗道四年

冬十月起復蔣芾為尚書左僕射以陳俊卿為

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芾辭許之

芾六月以母喪去位至是起復之有密旨欲今歲大舉芾奏天時人事未至帝不悅

大閱於茅灘

帝親御甲冑指授方畧命三司合教為三陣戈甲耀日旌旗蔽天六師驩呼犒賚有加

發明

書予之也按胡傳曰周制大司馬中冬大閱教衆庶修戰法獨詳於三時者為農隙故也桓書八月不時矣先王高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禦暴其備禦也

鄭忽畏齊人不因田狩而閱兵車厲農失政甚矣春秋非特以不時失禮書也乃天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之意孝宗既為天子非諸侯之比以農隙而大閱欲恢復而訓武豈桓公不時非禮之擬哉綱目取法春秋故其所書如此

十二月召建寧布衣魏揆之以為太學錄

揆之師胡憲與朱熹遊諸司薦其學行召赴行在入對帝曰治道以何為要揆之奏治道以分臣下邪正為要詔除太學錄時將釋奠孔子揆之請廢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又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為先今一以空言浮說取之非是其他政事



通鑑綱目卷之六
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者。無不抗疏盡言。至三四。皆不見省。遂罷爲台州教授。尋以病卒。聞者惜之。

西遼普速完殺其夫蕭朶魯不其舅斡里刺討誅之而立耶律直魯古

權園事普速完與朶魯不弟朴古只沙里通出朶魯不爲東平王而殺之朶魯不之舅斡里刺以兵問罪遂殺普速完及朴古只沙里迎夷列次子直魯古立之改元天禧

發明

夷狄相殺不書此何以書扶三綱也蓋朶魯不夫也普速完妻也普速完

與朶魯不之弟私通彝倫顛倒况又殺其夫天下之大惡也故其舅率兵問罪而特正討誅之名見綱目扶理遏欲之意不以夷狄而未滅然後三綱正天理明而亂臣賊子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矣

巳丑
五年

大定九年

春正月措置兩淮屯田

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猝渡兵恐不及事請於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爲家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陣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

州兵頡頏之患。其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捐以財賦。許辟官吏。畧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爲犄角。以壯聲勢。帝意亦以爲然。詔卽行之。然竟爲衆論所持。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

二月以梁克家簽書樞密院事。○罷制國用司。以王炎參知政事。三月召四川宣撫使虞允文還。以炎代之。

陳俊卿薦允文。才堪將相故也。

夏五月帝不視朝。六月始視朝。

以射弩。茲斷傷目故也。陳俊卿言於帝曰。陛下未能忘騎射者。蓋志圖恢復耳。誠能任智謀之士。以爲腹心。仗武猛之將。以爲爪牙。明賞罰。以鼓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聲義烈。不出於尊俎之間。而敵人固已逡巡震懼。於千萬里之遠。尚何待區區馳射於百步之間哉。

發明

天子富有四海。一日萬幾。出視朝。政毋敢曠廢。孝宗月不視朝。分注以爲

徒有恢復之名終鮮實事

進

射弩傷目也射弩傷目是爲有疾不言疾
自是帝無疾不視朝也此見君子所書之
意若仁宗英宗不視朝者必於此書帝有
疾所以明其有疾之可書矣孝宗未能忘
騎射者蓋志圖恢復耳苟能任賢才足財
用明賞罰鼓士氣恢信義懷歸附則恢復
之規模庶幾可成也尚何待區區馳射於
百步之間哉綱目書帝不視朝而不書其
故不再貶而
失自見爾

以虞允文爲樞密使○秋七月以曾覲爲浙東

總管

先是龍大淵死覲在福建帝憐欲召之劉琪
奏曰此曹奴隸厚賜之可也引以自近而待
以賓友使得預聞政事非所以增聖德總朝
綱也帝納琪言命遂寢旣而覲垂滿陳俊卿
恐其入預請以浙東總管處之覲入見詔進
覲一官爲觀察使俊卿及虞允文諫不可竟
申浙東之命
覲怏怏而去

廣義

曾覲小人也嘗與龍大淵怙寵擅權

周必大金安節等嘗極論之則其志
向之惡蓋可見矣或曰然則孝宗何過寵
於二人至於大淵之死又欲召覲而用之
邪曰孝宗以其潛邸內知客故也此焉若
非劉琪等極諫則覲必爲鼯鼠之晉雖不

可必其惡如秦檜湯思退然其為孝宗之累要亦非淺噫孝宗不以昔日諸賢之論罷觀今又欲用之則其溺愛不明難乎免於春秋之責若夫劉琪等決去小人使其怏怏而去則其剛果之氣雖以孝宗為君亦不能奪迄今稟乎可仰大易夬之九三壯於頄有凶獨行遇雨而君子夬夬若濡有愠無咎當於劉琪諸公頌焉

八月朔日食○以陳俊卿虞允文為尚書左右

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俊卿以用人為已任所除吏皆一時之選其廉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而資歷淺者則

於帝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允文為相亦以人才為急嘗籍為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故所用皆知名士

庚寅 六年 夏四月罷吏部尚書汪應辰

應辰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在朝多革弊政中貴人皆側目上皇方斃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於上帝過之上皇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尚書家帝怒曰汪應辰力言朕建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邪時賜發運使史正志緡錢二百萬為均輸和糴之用應辰三上疏論之遂出知平江府然水銀實非買應辰家也

發明 朱子曰、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辨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孝宗聞上皇水銀之說、積怒應辰、茲因諫事、出知平江、孝宗信讒拒諫之心、不能無也、嗚呼、當用人之際、而反忌正人、帝之心抑如何哉、書罷而不去其官、義自見耳、

五月陳俊卿罷

虞允文建議遣使如金、以陵寢為請、俊卿以為未可、允文請不已、帝手札諭俊卿、俊卿奏曰、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然大事須萬全、俟一二年、吾力稍完、乃可、不敢迎合意指、以誤國事、帝意方嚮允文、俊卿以論不合、因力求去、遂判福州、陛辭、猶勸帝遠佞親賢、脩政攘夷、泛使不可輕遣、

廣義

允文俊卿賢者也、使其協心以相孝宗、則其事業不在蕭曹房杜丙魏姚宋之下、夫何俊卿不以國耻為念、而遽爾去邪、藉使允文之議非矣、亦當忠告善道、烏可自相矛盾、而悻悻去為哉、雖然俊卿之去、而孝宗不留者、非有他也、以其論罷曾覲故也、君子獨咎俊卿可乎、

夏相任得敬、脇其主仁、孝中分其國、請命于合

金主不許

初仁孝之嗣位也，國內多亂，任得敬抗禦有功，遂相夏國，專政二十餘年，陰蓄異志，欲圖夏國，誣殺宗親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是歲乃分西南路及靈州囉廳嶺地與得敬，自為國，且上表於金，為得敬求封，金主以問宰相，尚書令李石等曰：「事繫本國，我何預焉？」不如因而許之，金主曰：「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與人，此必權臣逼奪，非夏主本意，况夏國稱藩歲久，一旦逼于賊臣，朕為四海主，寧容此邪？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乃却其貢物，賜仁孝詔曰：「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茲請命，事頗靡常，未知措意之由。」

來續當遣使以詢爾得敬始有懼心，仁孝乃謀誅之。

發明

分國請命皆仁孝自為之，曷為歸獄於得敬，原情定罪故也。得敬陰蓄異謀，欲篡夏國，勢焰薰灼，浸不能制，仁孝不得已而從之，又可追其僭逼之罰乎？既而命於金，金主不許得敬，姦心為之頓挫，然則金主不納叛之心，其正大可想見矣。徽宗中國之君，尚有納叛之失，若金主者，豈不能知其義哉？嗚呼！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故特書不許，所以深嘉而亟予之耳。

廣義

觀綱目所載得敬分國之事，則知金主意在討逆，其剛正之氣宛然如在。

君子烏可以夷狄視之哉

閏月以起居郎范成大為金國祈請使

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禮蓋泛使也紹興中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伴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意悔之故令成大口以為請成大至金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國共為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措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邪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庭紛

然其太子允恭欲殺成大或勸止之竟得全節而歸其復書畧云和好再成界河山而如舊緘音遽至指鞏洛以為言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襯亦當並發於行塗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於是二事皆無成功初議遣使祈請陵寢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起居郎張栻入對帝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飢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未知境內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栻曰臣竊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



也。帝默然久之。祗復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為未盡。而或猶以為憂者，蓋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于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脩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脩外攘，進戰退守，通為一事，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深納之。

廣義

觀南軒告孝宗之言，可謂老成謀國，深切時病而事出萬全者也。孝宗不

此之慮，而遽爾請求，陵寢其失自可見矣。

以梁克家參知政事。○秋八月，夏任得敬伏誅。

○冬十月，高麗翼陽公皓廢其君覲而自立。

皓，覲弟也。以讓國奏於金，金主曰：讓國大事也，必皓篡之耳。却其使而命有司詳問。皓復取覲表，言父遺訓傳位於皓，金主乃封之。

發明

高麗昔華即夷，人神憤怒，其種類自相篡奪，本無足錄。然而翼陽廢其主而自立，特書於冊，所以見君臣大義。雖夷狄醜類之中，亦昭然手上足下之不可紊。

也。前史止載現讓國於翼陽公皓，至綱目始正名定罪，直書廢其君現而自立，皆所以扶三綱，立人極，不以夷狄僭竊之故而廢斯義，其垂訓也大矣。臣故因而論之。

十一月遣中書舍人趙雄如金

起居舍人趙雄請制局議恢復，帝喜，進中書舍人，遣如金賀生辰，別函書請陵寢，及更受書之禮，金主不許，雄辭歸。金主謂雄曰：汝國何舍欽宗靈柩，而請鞏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我當為爾國葬之。

發明

嗚呼！宋無能為於斯，益信孝宗痛念山陵，遣使祈請，前有范成大，後有

事不極
人意焉得
不遺笑于
夷虜

雄可謂有孝思之誠，然卑禮懇求，卒無應者，是黠虜不可固之以恩信也。觀其謂雄之言，豈不深為宋耻乎！吁！欲得陵寢而不知所以得之之方，徒示屈辱，果何益哉！孝宗號稱英武，銳志恢復，然其所為不過如此，則其餘蓋可見矣。一書再書，深貶之也。

廣義

金主一言以折趙雄，而雄即語塞者，是雍之識見可謂明也。冠履倒置，君

辛卯七年 大定 春正月朔上太上皇尊號

帝尋諭輔臣曰：前日奉上冊寶，上皇聖意甚悅。翌日過宮侍宴，邦家非常之慶，漢唐所無。

也。又曰日本朝家法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未及朕以虜讐未復日不遑暇。如宮中臺殿上皇時爲之。朕未嘗敢增益。上皇列觀。徘徊周覽爲之興嘆。頗訝其不飾也。

發明

所貴乎孝子者以其能承順父母之志。恢弘祖宗之業而已。帝於家人之禮亦頗盡恭抑末也。然於大本則未盡焉。孝宗受上皇付託之重。享祖宗天位之榮。大耻未雪。故疆未復。而徒假尊親之道。起追遠之心。上尊號求陵寢。欲以此而成孝子之名。嗚呼陋矣。受禪十年。封疆如故。易臣稱姪。肆爲美圖。然則何益之有哉。直書於冊。深譏之也。

金禁群臣相饋獻

尚書省奏汾陽節度副使牛信昌生日受饋獻。法當奪官。金主曰。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尚書省樞密院生日節辰饋獻不少。此而不問。小官饋獻。卽加按劾。豈正天下之道。自今宰執樞密饋獻亦宜罷去。

帝作敬天圖

帝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朕近日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爲兩圖。朝夕觀覽。以自警省。名曰敬天圖。虞允文對云。惟陛下盡躬行之實。敬畏不已。必有明效。大

驗帝深

然之

廣義

大抵人主一心莫大乎敬而敬莫大乎敬天能此則君德日新而日進乎

高明不能此則君德日昏而日淪於汗下孝宗有見乎此故有是圖之作其在藩邸而有得於師傅之賢者於此可見

二月立恭王惇為皇太子大赦進封慶王愷為

魏王

金禁

文太子卒慶王愷以次當立帝以恭王惇

國府帝謂輔臣曰古人以教子為重其事備見於文王世子須當多置僚屬博選忠良使左右前後罔匪正人不然一薛居州亦無益也尋以王十朋陳良翰為太子詹事劉焯國

子司業兼太子侍讀

廣義

前書作敬天圖以見孝宗脩身之道著繼書立太子而擇多士以薰陶之

以見孝宗教子之法明脩身教子兩得其道則孝宗之心庶乎無愧矣厥後光宗不能克遵父訓而以逆道自處其得罪於乃父也多矣或曰孝宗教子若此而光宗所為若彼者要亦孝宗教子未盡其道而隆之以虛文也曰是不然也其子之賢不肖

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持是以論人子之賢否，則堯舜其亦不善於教子者歟。

詔僧寺道觀毋免稅役。○三月金葬欽宗皇帝

於鞏洛之原

以一品禮

發明

欽宗客死穹廬，歷年既久，未聞特命一使迎歸旅櫬，而徒今年賀正日，明年賀生辰，或更受書之禮，或請鞏洛山陵玩歲愒日，忘親釋怨，不亦謬乎。欽宗之柩宋不能葬，而金乃葬之，苟有人心者，必於焉而變矣。顧乃偷安忍耻，置於度外，可勝

歎哉。書金葬欽宗，所以予存厚也。予在金，則罪在宋矣。

廣義

金主嘗曰：如不欲欽宗靈柩，我當為萬乘之主，歿為一品之臣。旅魂飄飄，戎狄是依，而不得一皇族之臨壙者，實可哀也。後世有國中土而欲安其危，而利其蓄者，盍以欽宗戒焉。

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未拜而罷

說妻吳氏，太上皇后女弟也。說因攀緣親屬擢拜樞府，命下，朝論譁然，未有敢誦言攻之者。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杅獨上疏切諫，且請朝堂責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

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慚憤不堪杖復奏文
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
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
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帝感悟命遂寢

夏四月詔皇太子領臨安尹○五月起復劉琪

為荆襄宣撫使琪固辭不起

琪凡六疏辭之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
曰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三代以
來未之有改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
此固已為先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諉者曰
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陛下威靈邊陲
幸無犬吠之警臣乃冒金革之名以私利

以逆後
故事劉
以一辭感
動多少良
心

中時弊

之實不亦又為漢儒之罪人乎抑陛下之詔
臣則有曰義當體國其敢噤無一言以塞明
詔乃手疏別奏畧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
露其形者無所為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
形者無所為而不敗今德未加條賢不得用
賦歛日重民不聊生將帥方割削士卒以事
包苴士卒方飢寒窮苦而生怨謗凡吾所以
自治而為恢復之實者大抵闕略如此而乃
外招歸正之人內移禁衛之卒規筭未立手
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且荆襄四
支也朝廷元氣也誠使朝廷設施得宜元氣
充實則犁庭掃穴在反掌間耳何荆襄之足
慮如其不然則荆襄雖得臣輩百人悉心經
理亦何足恃哉臣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

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可勝言者
惟陛下圖之帝納其言為寢前詔

發明

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雖天子之
至貴以逮庶人之至賤揆之於禮莫
不皆然是故奪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苟
無金革不得已之事則不可也琪能六疏
辭之固執不起自非明於大義而不為富
貴之所淫者烏能力沮君命而莫或撓之
乎昔宰我欲短喪孔子責之曰食夫稻衣
夫錦於女安乎人子苟能明此則必不能
自奪其喪以取富貴也故不曰
辭而曰固辭所以深予之耳

廣義

琪嘗陳聖王之學於孝宗以明理正
心為萬事之綱今觀其手疏之言則

知其才識之高遠也非
聖賢之徒其孰能之

秋七月加王炎樞密使○冬十月金人來聘

及上年憂
之氣為
之一振其
秋不減岳
傳還北侍

金使烏林答天錫來賀生辰要帝降榻問金
主起居虞允文請帝還內命知閣門事王抃
諭天錫以明日會慶
節就見天錫沮退

金主雍幸太子宮

金主謂太子曰朕為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
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脩道
德為孝明信賞罰為治而已晉唐太宗謂高
宗曰吾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繼之如此之事

朕不以遺汝如遼之海濱王以國人愛其子
嫉而殺之此何理也子為衆愛愈為美事所
為若此安有不亡唐太宗又嘗謂高宗曰爾
於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
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偽為受恩於
父安有忘報於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
耳

廣義

分注備載金主命其子之言句句是
實且以唐太宗之言為非何其切於
理哉由是知唐太宗所謂至誠治天下者
乃其偽也非誠也今也雍之所言乃出於
中心之誠豈偽也哉嗚呼孝宗有敵國之
君如此宜乎弗克成其志也昔張華告晉

武帝曰恐吳人更立令主則
江南未可圖也其信然矣

壬辰八年大定十二年春二月改左右僕射為左右丞

相以虞允文梁克家為之並兼樞密使

尋又省侍中中書令尚書令
之官以左右丞相充其位

罷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

宰相陰主張說欲伸前命故出栻知袁州栻
在朝僅一年召對至六七所言皆脩身務學
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
諛宰相近習皆憚之

宋孝宗乾道八年

廣義 進賢退不肖宰相之職也今允文進張說之不肖而退張栻之賢者則顛倒是非矣其如相業何嗚呼允文所行若此則有虧於向之事業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君子戒焉

復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罷侍御史李衡等四

人

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呂論說不可執政直學士院周必大不草答詔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帝詔翰林學士王曠草制權給事中姚憲書行而罷四人都人作四賢詩以紀之

發明

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此人君之職也建官不賢則百事惰位事不能則眾務隳張說陰柔小人擢居執政之列名器不亦濫乎張栻前既極論其非而罷職李衡此復力諫其失而貶官嗚呼孝宗溺愛一小人而罷黜眾君子是蓋不信仁賢則國為之空虛矣詳書于冊其義自見

廣義

外戚用事為禍非小况樞密為六軍所轄豈庸才之可辦邪故西漢寵任外戚炎鼎遂為賊莽所移向非光武建統之功則劉氏幾不血食矣孝宗不此之鑑前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因張栻論罷之今其用說之意益堅於前遂罷四賢而中

用之獨不思曰、勅敵未殄、大讐未復、倘用
說而敗國、則必貽笑於天下後世矣、又况
人心不同、如其面何、兵柄之典、誠非細事、
即當因衆論、而以義割、恩可也、今則違衆
論之公、執一己之私、
孝宗之失、可勝言哉、

以曾懷參知政事王之奇簽書樞密院事○夏

四月金右丞相紇石烈志寧卒

金主嘗宴羣臣於太子宮、顧志寧謂太子曰、
天下無事、吾父子今日相樂、皆此人力也、及
卒、甚悼惜之、曰志寧臨敵、身先士卒、勇
敢之氣、自太師梁王後、未有如此人也、

秋七月以曾覲為武泰節度使○金罷保安

安權場

金主謂宰臣曰、夏國以珠玉易我絲
帛、是以無用易我有用也、命罷之、

罷虞允文為四川宣撫使

帝命選諫官、允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對
三人皆鯁亮、有文學、為時所推重、帝不報、而
用曾覲所薦者、允文梁克家爭之不從、允文
遂力求去、授四川宣撫使、進封雍國公、陛辭、
帝諭以進取之方、期日會河南、御正衙、酌酒
賜之、俾即殿門乘馬持節而出、都人以為榮

得明主貴
力救而賤
金玉之意

不留允文
以輔弼即
榮賜以華
其行何益

廣義

虞允文陳俊卿張栻李衡王希呂周必大莫濟賢者也一時罷去曾覿張說不肖者也一時用之孝宗近小人遠君子如此得無愧於金主雍乎君子以恢復之事望孝宗殆恐其難矣雖然允文之用張說乃啓君寵倖之門也故綱目不書虞允文罷而書曰罷虞允文者其亦不滿於清議云

冬十二月金去金銀坑冶之稅

不禁民採

發明

治國者不以專利於國惟當公利於民專利於國則利國而瘠民公利於

民則益民而薄國然國有常賦足供其需不必他求以附益也蓋坑冶金銀地之所產金能去其賦稅不禁民採則是有公利於民之心也大定之治不亦宜乎故特書以予之

癸巳九年

金 大定十三年

春正月王炎王之奇罷以張說

同知樞密院事沈夏鄭聞簽書院事○夏五月

朔日食○金禁女真人譯爲漢姓○秋七月金

復以會寧府爲上京○冬十月梁克家罷

克家時獨相，貴戚權幸不多假借，而外濟以和。至是以議金使朝見受書儀，朝廷欲移文泗州，示金生辰，使完顏襄使正其禮。克家以為不可，與張說不合，遂求去，出知建寧。既而金使果不從。

以曾懷為右丞相，鄭聞參知政事，張說知樞密

院事，沈復同知院事。

發明

宰相樞府國之大臣，而以曾懷、鄭聞、張說、沈復等為之，則是碌碌無所建明者，政事之不治亦可知矣。故備書于冊，以深譏之。

○十二月，沈復罷，以姚憲簽書樞密院事。

得鳳 元年 **金** 大定 十四年 春二月，少保四川宣撫使

雍公虞允文卒。

先是帝密詔趣師期，允文奏軍須未備，帝不樂。至是帝遣二介持御札賜之，介至而允文薨數日矣。贈太傅，謚忠肅。命鄭聞代為宣撫。史臣曰：允文采石之功，宋事轉危為安，實係乎此。及其罷相鎮蜀，受命興復，克期而往，志雖未就，其能慷慨任重，豈易得哉。

發明

允文天性公忠，達於政事，采石之戰轉危為安，為治數年，畧無過舉，及其

罷相鎮蜀志存興復功雖未就則其志為可尚已若允文者豈非為宋室之賢相乎故卒而特具官爵以予之

夏四月以姚憲參知政事葉衡簽書樞密院事六月憲罷以衡代之○曾懷罷秋七月復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八月張說免

帝廉知其欺罔也

發明

孝宗廉知張說之姦一旦去之如脫敝屣則中心明決亦非甘受人之欺

用者故綱目特以可免例書所以罪說而予帝也

廣義

孝宗早悟張說之姦南宋幸焉

以楊倓簽書樞密院事○冬十月鄭聞卒○十一月朔日食○以龔茂良參知政事○楊倓罷○曾懷罷以葉衡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衡有才智由小官不十年至宰相人謂出於曾觀

十二月以李彥穎簽書樞密院事○以沈良為

四川宣撫使

乙未二年金大定十五年夏四月宴輔臣于玉津園

帝謂葉衡等曰朝廷用人止論其賢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四十年不解皆緣主聽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常笑之為人土者但公是公非何緣有黨又曰近來士大夫好倡為清議此語一出切恐相師成風便以趨事赴功者為猥俗以矯激沽譽者為清高駸駸不已如東漢激成黨錮之風深害治體豈可不戒卿等宜書諸紳

發明

凡書宴譏之也是時天下未一民心未寧境內粗安政事多闕中原故地痛心感額不遑寢食之秋也夫何肆宴玉津君臣同樂畧無一毫憂戚不安之意則其志哀縱侈為何如哉

廣義

前書孝宗廉知張說之欺罔而免之此則載其欲公心以銷朋黨之禍何其見之明而言之當哉大非前日近小人遠君子之心也傳曰如日月昏蝕一復其舊而光彩炫耀不其諒哉君子觀孝宗之遷善改過則知和靖諸賢之有裨于青宮也少矣

六月以沈夏同知樞密院事罷四川宣撫司○

秋八月以左司諫湯邦彥為金國申議使九月

葉衡罷

帝謂執政選使求河南陵寢地葉衡奏邦彥有口辨宜使邦彥請對問所以遣知薦出於衡恨之因奏衡對客有訕上語帝大怒罷衡

沈夏罷○贈趙鼎太傅追封豐國公

謚忠簡

發明

趙鼎弘濟艱難忠精公亮固非他日之比不幸見忌秦檜廢棄選方齋志以沒顧不惜哉高宗既知其賢而不能贈其官爵孝宗奮然惻怛舉行是典既贈以太傅之官又追封國公之爵是蓋公議之在人心有不可得而泯沒者高宗不能行而孝宗行之可謂行人之所不能行之事人心天理庶幾為之暴白矣故特表而出之

高麗將趙位寵以四十餘城叛附金金主不受

位寵高麗西京留守也以慈悲嶺至鴨綠江四十餘城叛附於金金主曰朕懷綏萬邦豈

以此為重

宋孝宗淳熙二年

三

續編

助叛臣為虐。執其使
付高麗。位寵伏誅。

發明

亂臣賊子，欺世盜名，有逼其君而篡
之位者，有據其地而降之敵者，皆不
赦之罪也。位寵高麗之留守，食君之祿，受
君之恩，而不能忠君之事，乃以四十餘城
叛附金國。金主却而不受，則其正大之氣
為可見矣。前夏任得敬請命于金而不許，
此趙位寵叛附于金而不受，則誠于取惡
而非矯飾以欺人者。若金主者，誠可與論
中國之道矣。故特書不
受者，所以重予之也。

閏月以李彥穎參知政事。王淮簽書樞密院事。

甲子
乙丑

六年二月朔日食。夏四月金始

教

命京府設學養士。

金翰林學士徒單子溫進所譯史記、西漢書、
貞觀政要、白氏策林。金主命頒行之。遂選諸
路學生三十餘人，令編脩官溫
迪罕締達教以古書，習作詩策。

發明

設學養士，治國良規。金主能舉而行
之，可謂用夏變夷者矣。綱目凡夷狄
行中國之事，則必進而
書之，所以不沒其善也。

廣義

書曰：始者以見前，此未之能行，
而至雍始行之也。雍其賢矣哉。

六月召朱熹為秘書郎不至。

先是陳俊卿劉琪薦熹為樞密院編脩官累召不至梁克家奏乞褒錄之帝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命主管台州崇道觀至是龔茂良言熹操行耿介除秘書郎熹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顧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也力辭不至會復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遂改主管武夷山冲佑觀史浩復薦熹知南康軍再辭不許至南康值歲不再講求荒政多所全活間詣郡學引士子與之講論訪唐李渤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

教

發明

君子之出處必合乎時中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朱子具豪傑之才蘊聖賢之學安貧守道廉退自居前因陳俊卿之薦而命主崇道觀此因龔茂良之薦改除秘書郎其意以為因嘉廉退而改官是冒進擢而罔利是以寧辭君命豈肯苟榮然則出處之節非合於時中乎朱子樂道忘勢不欲詭隨向非明於禮義而卓然不惑者其能爾哉世有昏夜乞哀驕人白日而竊斗升之祿以自贖者視此少知顏汗矣特書不至深美之也

廣義

文公動輒得謗而使孝宗不能信任者豈天未欲平治有宋歟書曰不至

者君子爲
孝宗惜也

湯邦彥有罪流新州

邦彥至金，金人拒不納，旬餘乃引見，夾道之士皆控弦露刃，邦彥怖不能措一辭而還。帝怒其無狀，詔流新州。自是陵寢之議遂息。

秋八月以王淮同知樞密院事趙雄簽書院事

○冬十月立貴妃謝氏爲皇后

后丹陽人，幼孤，鞠於翟氏。因冒姓翟，及長被選入宮，侍太上皇。后以賜帝，累冊貴妃。夏

后崩，中宮處位，妃侍帝過德壽宮。太上諭帝立之，復姓謝氏。

罷醫爵

詔曰：醫爵非古也。夫理財有道，樽節出入足矣。安用輕官爵以益貨財？朕甚不取。自今除歉歲，民願入粟賑飢，有裕于衆，聽取旨補官，其餘一切仕罷。

丁酉四年 春正月高麗致貢于金

高麗遣使謝金不納，叛。金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玉者。金主曰：小國無能辨識，誤以爲玉耳。且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復却之，豈禮體也。

二月帝謁孔子遂臨太學。

發明

謁聖臨學此固帝王興學育才之盛心也孝宗行之不能無譏焉夫以祖宗之地弗克復之尺寸祖宗之耻弗克償之毫末而遂以江左為久安之計視金虜為可親之圖委靡無為苟且度日但云江表肅清吾國之天塹也邊塵不擾吾國之武備也而乃謁孔子臨太學偷安忍耻粉飾太平豈不曰既與虜和盟不可叛既而易世讐不必復嗚呼戴天之讐雖萬世亦不忘也孝宗即位之初頗有復讐之志自是以後浸不足論矣良由蔽銅已深天理斷喪不能不流之於宴安之域也綱目於予之之中而寓貶之意者此類是已

廣義

史稱幸學自文公脩綱目而改曰臨此亦曰臨者續其義也

○金葬宋遼宗室于河南廣寧舊陵○夏六月

罷葉茂良放之莫州

仁德

自葉衡罷茂良行相事會帝思史浩自明州召為觀泉觀使兼侍講茂良亦覺眷衰求去帝曰朕以經筵召浩卿不須疑既而曾覲欲以文資祿其孫茂良以文武官各隨本色蔭補格法繳進覲因茂良入堂道間俾直省官賈光祖等當道不避銜司叱之光祖曰參政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

宋孝宗淳熙四年

七

續編

向日之射
賢傷口都
為恢復二
字今日併
此二字亦
下欲聞人
之鮮終至
于如此

能幾時茂良奏曰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
大體帝論覲往謝茂良取光祖於臨安府
之御札宜問施行太遽茂良待罪帝遣使論
復位會覲黨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
中書舍人林光朝繳還詞頭帝怒罷光朝光
朝與茂良同里茂良遂引疾求去出知建康
茂良猶手疏恢復六事帝曰卿五年不說恢
復何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子不可
信如此廓然因劾之遂責降
英州安置父子卒于貶所

廣義 嗚呼茂良可謂見幾明決者矣然而
夫孝宗怒茂良恢復之言其
與高宗一律矣夫何取哉

以王淮參知政事○秋七月罷王雱從祀孔子

發明 王雱從祀此固前人之陋習孝宗嗣
位毅然罷黜畧無寬恕使積年之故
弊一旦渙然冰釋天理正而人欲消自
我作古不亦美哉大書特書深示之也

○九月朔日食○冬十一月以趙雄同知樞密

院事

戊五年大定春正月侍御史謝廓然請禁有

司毋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

位王同禁
是無游矣

未幾秘書郎趙彥中復疏言科舉之文成式具在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浮言游詞相高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經聖賢為師可矣而別為洛學飾惟驚愚外假誠敬之名內濟虛偽之實士風日弊人才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朝好惡所在以變士風帝從之

發明

傳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程子以正道而遺世乃人之所好者安石以邪說而誣民乃人之所惡者廓然請禁安石之說得矣請禁程子之說則非義焉蓋願之學皆六經聖賢之道今而請以六經聖賢為師未聞願之學有外於六經聖賢者乎廓然知愛惡而未

能盡愛惡之道者也據事直書其義自見

三月李彥穎罷○以史浩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王淮知樞密院事趙雄參知政事

帝謂浩曰自葉衡罷虛席以待卿久矣

夏四月以陳俊卿判建康府

時魯觀王莽甘昇三人盤結擅政進退大臣權震中外士大夫爭附之俊卿自興化赴建康過闕入對因極言三人招權納賄薦進人而中以中批行之等事且曰去國十年見都城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帝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競莽之門才一二尚

身爵公朝
謝恩私室
能能以

此書為...

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才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臣恐二人壞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帝感其言。

以范成大參知政事六月罷。○以錢良臣簽書

樞密院事。○秋七月太尉提舉萬壽觀李顯忠

卒

顯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殉國、志復中原。見忤秦檜、屢遭廢黜、符離之役、又為邵宏淵所忌、竟無成功。帝嘗奇其狀貌魁偉、命繪像閣下。卒謚忠襄。

發明

顯忠出自降虜、忠於朝廷、破家殉國、志復中原、見忌權姦、弗克遂願、可勝惜哉。卒而具官、蓋予之也。

冬十一月史浩罷以趙雄為右丞相王淮為樞

密使錢良臣參知政事

廣義 孝宗以史浩潛邸舊臣、擢以為相、至是罷之、則其恢復之志、若可以無沮矣。而卒不能全中興之美者、失諸正鵠也、而由乎人哉。

己亥六年 夏旱詔求直言

手德

宋孝宗淳熙六年 續編

知南康軍朱熹上疏其畧曰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綱紀蓋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盜陛下之權竊陛下之柄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臣恐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知之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論

雄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為然詔以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

發明

春秋僖二年冬書不雨三年春書不雨夏書不雨每時而書不雨者君子

謂其有志於民也文公書自十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又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歷三時而總書不雨者君子謂其無志於民也孝宗是時君德清明勤恤民隱每有飢旱輒書于冊今而夏旱詔求直言其愛民之心可謂切矣綱目書之亦以見孝宗之有志於民而非特紀其災異也

廣義

嗚呼文公一疏切于時病溪中孝宗之膏肓也孝宗讀之大怒是何護疾忘鑒之甚邪噫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豈獨文公哉

庚

七年

金 大定二十年

春二月魏王愷卒

愷寬慈為帝深愛雖出於外心每念之賜賚不絕及卒帝泣然曰向所以越次建儲正為此子福氣差薄耳謚惠靈二子櫨柄櫨早卒

賢

右文殿修撰張栻卒

栻病且死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

兩語自可
千古

卒年四十八帝聞之嗟嘆不已朱熹與黃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栻穎悟夙成父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為人表裏洞然勇于從義無毫髮滯吝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可以人主意輒有所隨順帝嘗言伏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伏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栻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其遠小人尤最為都司日肩輿出遇曾觀觀舉手欲揖栻急

宋孝宗淳熙七年

宋孝宗淳熙七年

亥

續編

掩其臆懦，覲慚，手不得下，所至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為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為先。斥異端，毀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栻聞道甚蚤，朱熹嘗言已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栻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錄，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於世，嘗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為，非有為而為也；有為而為者，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爲南軒先生。栻發明張栻得道學之正傳，爲諸儒之倡首，誠瀕死不忘，是誠不負所學者矣。故卒而具官，深予之也。

夏五月以周必大參知政事，謝廓然簽書樞密

院事

必大爲翰林學士，幾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爲一時詞臣之冠。及拜參政，帝謂之曰：執政於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大對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爲當然。陛下虛心無我，人臣乃欲自是乎？雖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由蔽欺？帝深然之。

冬十二月資政殿學士致仕胡銓卒

謚忠簡

發明

胡銓始終不主和議見忤權姦擯斥散地今已久矣故卒而具官特書致仕者所以著其忠鯁自守不容於朝云爾若曰世有斯人不能大用而使之卒老衡茅哉綱目書此是蓋予胡銓而罪當時也

王德

辛丑八年十一月大定二年春正月詔罷內侍兼兵職。

時擬以德壽宮提舉陳源帶浙西副總管給事中趙汝愚論駁以為不當帝諭宰執曰汝愚言有理且可防微杜漸進呈太上亦以為然遂詔自今內侍不得兼兵職樞密院遵奉

永為定制

廣義

抑觀內侍典兵柄肇自魚朝恩觀軍容使也至徽宗時童貫加封王爵則極其盛焉夫自古國若付戎事于閹宦者鮮不貽喪師失律之罪僨軍蹶將之羞也孝宗有見於此故決意俞允汝愚之論駁而斷然為之罷者其識見之高豈直南宋之君而已哉綱目直書其事于春王正月之下其喜慶之意多矣

金追廢亮為庶人

討其弒熙宗也

秋七月著作郎呂祖謙卒

祖謙，夷簡五世孫也。自其祖好問始居婺州。其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而友張栻、朱熹。學以關洛為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少崖異。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于人之言，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以為後世法。年四十五而卒。著讀書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闡範、官箴、辨志錄、皇朝文鑑行于世。學者稱為東萊先生。

發明

祖謙以穎異之資，為時推重，而學以關洛為宗。朱子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則其風度蓋可親見矣。卒而具官，深予之也。

八月趙鼎罷

鼎自四川幕官，陳恢復之策，為帝所奇。不數年致位右相，每進見，必言二帝在沙漠，及帝眷衰，有言鼎多私里黨者，帝疑之。會陳峴帥四川，命從中出，鼎遂求去，乃出知瀘州。

以王淮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謝廓然同知樞密

院事

皇朝通志

卷一百一十六 宋孝宗淳熙八年

七

續編

淮既相問太子侍讀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人才淮因問其人萬里即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八人

九月錢良臣罷○以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

食以安民 冬十二月下熹社倉法于諸路

賢

浙東大飢王淮薦熹即日單車就道召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脩德任人之說因及時政之缺凡七事帝深納之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米已輒集熹日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

凡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革之有短熹者謂其疏于為政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脩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安進職以旌之乃進熹直徽猷閣熹言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于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歛散歛蠲其息之半大飢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乏詔下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十家為甲甲推一人為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為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糧衣食不缺乏者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

此豐凶有備之良法惜今無舉而行之者

宋孝宗淳熙八年 續編

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

發明

救荒無善政惟君子為能善之梁惠王之移民移粟晉惠帝之問食肉糜此可謂之善救荒乎是時浙東大饑薦喜提舉熹乃募集米商量加賑卹民無菜色財不匱乏苟非素熟經綸之才者曷克臻此社倉法行民皆受惠由是不惟行於一路而且行於諸路不惟一路之民被澤而諸路之民均被其澤也是知聖賢之道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綏來動和之效亦可想見耳故特書以深予之

廣義

抑觀文公社倉之法通百世而無弊者也後世願治之君信能行此尚何老稚溝壑而壯者四方哉實養民之首務也文公得行其道於孝宗即易所謂何人之衢者歟綱目大書于冊者幸南宋也

壬寅九年金大定二年夏六月謝廓然卒○秋七月

以李彥穎參知政事○九月以王淮梁克家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以朱熹為江西提刑熹辭不拜

朱熹行部至台、知州唐仲友為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且為媼家、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熹辭不拜、遂乞奉祠。

發明

君子公而無私、群而不黨、知有王法、而不知有權勢、知有其君而不知有其身、唐仲友乃王淮同里、且為媼家、為民所訟、按既得實、執不以宰相之姻而避嫌乎、朱子執法不容、上章力論、王淮既匿其情、而又論之不已、由是奪其新命、以授朱熹、君子豈可以貨取乎、故力辭不拜、遂乞奉祠、嗚呼、是知君子立心、介然獨立、固肯

自貶以同流俗、求其合義而已矣、豈以權勢之故、而易吾之所守哉、綱目書此、所以明聖賢存心之至公、君子操行之不苟也。

廣義

不以私恩廢公義、此仁人君子公平正大之心也、傳曰、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之謂也、然則文公肯以王淮薦己之恩、以贖仲友哉、若然、則是私也、非公也、此文公所論仲友之益力也、曰、然則淮何以奪仲友之新命、以授文公哉、曰、此非淮之本心也、出於忿恚之不平也、况不由於天子之命也、此文公所以辭之而不拜也。

癸卯十年 大定十三年 春正月以施師點簽書樞密

院事○李彥穎罷○以黃洽為御史中丞

洽為中丞，盡言無隱，然所論列未嘗搆摭細故，嘗奏云：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於大。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其無誤。帝深然之。洽為人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嘗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二月內侍陳源有罪竄郴州

源提舉德壽宮，恃恩專恣，其廝役亦補官，帝聞而惡之，乃竄郴州，籍其家以進德壽宮。

夏六月監察御史陳賈請禁道學

變朋黨之名謂之道學，遂使排斥正人者，以此各肆其頹陷，流毒無已，然在吾党亦宜慎檢，其類即奸人不得藉口為善也。

王淮以唐仲友之故，怨朱熹，欲沮之，於是吏部尚書鄭丙上疏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帝已惑其說，淮又以大府丞陳賈為監察御史，賈因面對首論曰：臣竊謂天下之士所學於聖人之道者，未始不同，既同矣，而謂己之學獨異於人，是必假其名以濟其偽者也。邪正之辨，誠與偽而已矣，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違，是之謂偽。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為能，以踐履為高，以正心誠意克己

復禮爲事、天下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
徒乃謂已獨能之、夷考其所爲、則又大不然、
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僞者邪、臣願陛下明
詔中外、痛革此習、每於聽納、除授之間、考察
其人、擯斥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
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肆爲詭
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蓋指熹也、帝
從之、由是道學之名、貽禍於世、後直學士院
尤袤以程氏之學爲陳賈所攻、言於帝曰、道
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
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
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退、所謂恬退、擇言
顧行、所謂踐履、行已有耻、所謂名節、皆目之
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

舉且入其中、俱無得出、此豈盛世所宜有、願
徇名責實、聽言觀行、人情庶不壞於疑似、帝
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
恐假託爲姦、真僞相亂、

發明

所謂道學者、純然不雜、粹然至正、堯
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
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
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皆此
道也、治天下者、以是道爲綱維、脩其身者、
以是道爲楷範、安可禁耶、王淮以唐仲友
之故、深怨朱子、欲謀沮之、由是陳賈鄙夫
趨順風旨、上章詆毀、厚誣聖賢、嗚呼、以道
學爲詭異、其欺天罔人、莫此爲尤、自是道
學之名、貽禍於世矣、雖然、天之將喪斯文、

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吾道如青天白日大明於世豈一二狗彘所可

廣義

文公之起王淮之薦也至此淮因仲友之故遂陰壞文公帝王道統之學是自絕于賢也惡在其為薦賢哉使孝宗如商之高祖周之宣王中與燭理之君則雖百淮千賈安能貢其說哉孟子所謂我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臣亦曰文公不遇孝宗亦天也王氏之子焉能使文公不遇哉

秋八月以施師點黃洽參知政事○冬十一月

朔日食

甲辰十一年 **乙巳**大定二年 春三月金主雍如會寧

金主將如會寧諭太子守國太子以不諳政務辭金主曰政事無甚難但用心公正毋納讒邪久之自熟太子乃受守國寶

夏六月以周必大為樞密使

乙巳十二年 **丙午**大定二年 春二月禁胡服番樂○夏

四月金主雍還燕

知王業之
艱難他日
又諱諱以
俾首爲加
不意胡元
有此賢主

金主曲赦會寧府，放免今年租稅，百姓年七十以上者，補一官。謂羣臣曰：上京風物，朕自樂之。每奏還都，輒用感愴。祖宗舊鄉，不忍舍去。萬歲之後，當置朕于太祖之側，卿等無忘朕言。遂宴宗室宗婦于皇武殿，賜官賞資有差。曰：尋常朕不飲酒，今日甚欲成醉。此樂亦不易得也。宗室婦女及羣臣故老，以次起舞。進酒，金主曰：吾來數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自爲汝等歌之。其詞道王業艱難及繼述之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歌畢，泣下。羣臣宗戚捧觴上壽，皆稱萬歲。於是諸夫人更歌本曲，如私家之會。既醉，金主復續調。至一鼓乃罷。明日發上京，宗室戚屬奉辭。金主曰：太平歲久，國無征徭，汝等皆奢縱，往往貧

朕甚憐之，當務儉約，無忘祖宗艱難。因泣下數行。宗室戚屬皆感泣而退。金主遂行。

丙午 十三年 大定二年 夏五月 宴講臣于秘書省

以進讀陸贄奏議終篇，賜侍讀蕭燧等御筵及金器鞍馬。帝召宰執，賜酒，從容語曰：自古人主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甚者但作歌詩，如隋陳之君，竟亦何補。唐德宗豈不知書，然所行不至。與陸贄論事，皆使中人傳旨。且事有是非，面相詰難，猶恐未盡。傳旨安能盡邪。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惟其若此，誤事多矣。故朕每事以德宗爲戒。

賜處士郭雍號願正先生

雍之先洛陽人父忠孝師事程頤著易說號
兼山先生雍傳其學通世務隱居峽州乾道
中守臣薦於朝召不起帝稔其賢每對輔臣
稱道之命所在州郡歲時致禮存問至是賜
號頤正先生令部使者遣官就問雍
所欲言備錄來上時雍年八十三矣
發明 郭雍躬逢盛世抱道自樂守臣既薦
累召不起上念其賢賜號頤正則帝
之好賢可謂極其誠雍之慕道可謂極其
至矣豈偽隱而微名者比哉易曰不事王
侯志可則也其郭雍之謂
歟特書于冊深予之也

秋閏七月以留正簽書樞密院事

正在蜀以簡素化民歸裝
僅書數麓而已人服其清

廣義 留正其曹彬趙抃之流歟書
之所以見樞密之得人也

天象
八月日月五星聚軫

廣義 建隆間書五星聚奎臣固論之詳矣
未有書日月五星聚軫者日月五星
聚軫其異甚矣在不脩綱目則為嘉祥綱
目既脩則為災異不踰年而太上皇崩以
致國家之大變則異豈有虛生者乎綱目
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可見人心天道安
可誣也有天下之責者要當閑邪存誠
非禮勿履詎以天道為玩而忽之哉

○冬十一月梁克家罷

丁未十四年金大定二春二月以周必大為右丞

相施師點知樞密院事

時封事多言大臣異同必大曰各盡所見歸於一是豈可尚同陛下復祖宗舊制命三省覆奏而後行正欲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也

秋八月以留正參知政事○九月太上皇有疾

冬十月帝罷朝侍疾赦○太上皇崩遺詔太上

皇后改稱皇太后帝致喪三年

太上皇崩帝號慟擗踊踰二日不進膳謂王淮等曰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服何妨聽政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淮對曰晉武雖有此意後來在宮中止用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光所以譏之自我作古何害於是詔曰大行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羣臣自遵易月之令百官五上表請帝還內聽政不許至十二月辛丑禫祭百官釋服復三上表請御殿聽政不許

發明 上皇有疾則孝宗罷朝侍疾上皇殞落則孝宗致喪三年可謂篤於人子

廟號孝宗
不虛耳

孝親之誠矣自我作古不亦美哉大書特書深予之也

廣義

觀孝宗之事高宗可謂始終無間而由中達外者也然不能成恢復之志

君子惜焉

遣使如金

以上皇崩遣韋璞如金告哀復遣顏師魯致太上遺留物於金金主以其中玉器五玻璃器二十及弓劍之屬命師魯歸報曰此皆爾國前主珍玩之物所宜寶藏以無忘追慕今受之義有所不忍也

十一月詔皇太子參決庶務

帝始以白布巾袍視事於延和殿朔望詣德壽宮則衰經而杖如初因詔太子參決庶務于議事堂左諭德尤袤言于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眾議而後定又曰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俟祔廟之後使行懇辭以彰嚴下令德

十二月大理寺奏獄空

世中

直隸綱目

卷之六 宋孝宗淳熙十四年

七元

續編

發明

有周成康之世囹圄空虛漢文盛德之主僅能幾致刑措亦未及於弗用之地也唐時有雀巢獄樹百官稱賀亦未聞獄空之說耳孝宗末年而有獄空之奏迨亦庶幾成康者乎噫以孝宗之賢未必過於成康以孝宗之治亦未必過於成康而獄空又見於孝宗之世何歟考之宋史孝宗之時未有刑措之事曷為書獄空必有任其責者揆厥所由夫乃小人狐媚其君以希爵賞而大為謬言以欺君也不然綱目何不書大理寺獄空而書奏獄空加以奏則是出於臣下之籠蔽非真有是事明矣綱目書此非予之也實所以異當時之意云

金禁女真人學南人衣飾

金主嘗謂從官曰女真舊風最為純直汝等當習學之不可忘也又曰凡資用當務節省勿妄費至是禁女真不得學南人衣飾

發明

舍輿毳而襲冠帶此夷俗之所以變於中國者也用夏變夷固為美事奚必禁而絕之乎特書曰禁深貶之也

戊申十五年 大定二年 春正月復置補闕拾遺官

未幾左補闕薛叔似等上疏劾王淮帝曰卿等官以補闕拾遺為名專主規正人主不任

糾劾今所奏乃類彈擊甚非設官命名之意宜思自警

發明

人君有修德之心則必有脩德之政補闕拾遺所以繩糾君過裨益君德者也孝宗能識此義尋復置之可謂知所先務者惜其復之未幾而仍廢於光宗之手豈不重可哀哉綱目特揭而書之於冊者所以深予之耳

施師黜罷以黃洽知樞密院事蕭燧參知政事

○二月金遣使來弔祭

發明

書來弔祭予其能慕義也胡氏曰春秋歷十有二王桓襄匡簡景志崩志

葬者赴弔及魯往會之也子惠定靈志崩不志葬者赴告雖及魯不會也莊禧頃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大抵諸侯為天子服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上皇崩金人弔祭是能脩中國諸侯之禮也其褒美之意直書而義自見矣

三月葬永思陵

洪邁請廟號世祖尤豪言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祖無嫌太上中興雖同光武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乃定號高宗

夏四月祔高宗主于太廟

聖德之
光上德
大者

通鑑綱目 卷一百一十五
三
下詔曰朕比下令欲衰經三年羣臣屢請御
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俟過祔廟
勉從所請之詔然考諸典禮心實未安行
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

五月王淮罷

淮為相能盡心事上唯以唐仲友故
為道學之禁毒痛善類論者譏之

金建女真太學○六月以朱熹為兵部郎官未

上而罷貶侍郎林栗知泉州

王淮罷周必大薦熹為江西提刑入奏事或
要平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言

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
欺吾君乎及入對首言陛下若虛明應物之
地而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為
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
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于中願自今
以往一念之頃必察夫天理人欲果天理邪
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少有壅闕果人欲邪則
敬以克之而不使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
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
聖心洞徹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為無
不如志矣帝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
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為煩也時曾
覲已死王抃已逐獨內侍甘昇尚在熹力論
之帝曰昇有才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王

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為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携門生數十人習為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傳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聞命之初遷延道途邀索高價門徒迭為游說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陛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緣熹既除兵部郎官在臣合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惟均望將熹停罷以為事君無禮者之戒帝謂栗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彊莫敢深論乃命熹依舊江西提刑周必大言熹

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彊登對帝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之太常博士葉適上疏曰考栗劾熹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耳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於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又劾為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自潔脩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為善為玷缺以好學為已愆相與指目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德垢行以避此名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栗為侍從無以達陛下之意志慮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

小人畏避此禍亦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

以道學為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固未甚
害、第恐自此游辭無實、讒言橫生、良善受禍、
何所不有、伏望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
於既形、摧折暴橫、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憚
公言、疏入不報、會胡晉臣拜侍御史、首劾栗
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為黨、乃出栗知泉
州、而熹亦除直寶文閣奉祠而去

發明

甚矣君子小人之不容並立也、正心
誠意、脩身大端、而以上所厭聞為言、
殊不知君子之心、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初
不計其富貴之得喪也、朱子因周必大之
薦、得授兵部郎官之職、而林栗鄙夫以私
怨而上言、詆罷、惜哉、孟子曰、吾之不遇

侯天也、臧氏之子、安能使予不遇哉、然則
君子之道、未始因人之毀而可少貶也、綱
目書貶林栗於未上而罷之後、則其坐於
誣而貶之意、昭然自明、然何以不削其官
具官、正所以著其妨賢之罪爾

廣義

嗚呼、林栗之詆文公、實晏嬰
臧倉之沮孔孟、豈人力也哉

秋七月恩平王璩卒

帝友愛甚至、每召璩內宴、呼以官
而不名、賜予無筭、卒、追封信王

八月朔日食○冬十二月以朱熹為崇政殿說

書熹辭不至

熹既歸投匭進封事言大本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用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憊精勞心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乃以秘閣脩撰奉祠

此一念可以入道

發明

君子得時行道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豈以用舍而易其所

守乎朱子因誣而旋歸投匭進封事孝宗嘉歎授之以官自常情論之將趨命不暇矣其心以為引君當道臣子本心苟以言而得官豈非希求進用之嫌乎時止而止時行而行聖賢肯枉尺而直尋哉故寧違若命力辭不至而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之心裕如也即綱目之所書是以驗朱子出處之正矣

廣義

書曰辭不至者所以著文公制行之高潔而識時達權也

巳酉十六年 大定二年 春正月金主雍卒孫璟立

金主雍太子允恭先卒以孫原王麻達葛判大興尹又以為右丞相更名璟使親見朝廷

宋孝宗淳熙十六年 續編

議論習知政事之體至是卽位追號雍曰世
 宗允恭曰顯宗母徒單氏爲太后○世宗在
 金諸帝中最爲賢主以夫人烏林答氏守節
 而死終身不立后雅尚儉素命宮中之飾勿
 得用黃金嘗謂近臣曰朕於宮室惟恐過度
 其或興脩卽損宮人歲費以充之至於佛法
 尤所未信梁武帝爲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
 戶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又曰
 亡遼日屠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生耳朕
 每當食時嘗思貧民飢餒猶在也也被身爲
 惡而口祈福何益之有嘗謂宰相曰卿等在
 省未嘗薦士止限資格安能得人又曰卿等
 職居輔相曾無薦舉惟朕嘗言某人可用然
 後從而言之卿等旣無所言必待朕知而
 進用將復有幾又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爲
 德然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致綱紀大壞朕嘗
 思之賞罰不濫卽是寬政又曰朕觀唐史見
 太宗行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羣臣議多節詞
 朕嘗思始終如一今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
 或怠又曰朕自卽位以來言事者雖有狂妄
 未嘗罪之卿等未嘗肯盡言何也當言而不
 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謂之嘉會事有利害
 可竭誠言之卽位五載南北講和與民休息
 羣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
 部斷死罪歲或十七人國人號稱小堯舜然
 舉賢之急求言之切不絕於口而羣臣不能
 將順其美以
 底大順惜哉

廣義

分注備載雍之事實乃知其為夷狄
一世之賢君也然中華令主何以過
之然曰群臣不能將順其美以底大順何
哉蓋其前後左右無一薛居州而使雍孤
立於上也雖然要亦天厭夷德故使之有
君無臣僅成一代之小康耳豈人力也哉

黃洽罷○以周必大留正為左右丞相王藺參

知政事葛邲同知樞密院事

帝自高宗崩即欲傳位太子嘗諭必大曰禮
莫重於事宗廟而孟享多以病分請孝莫大
於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宮朕將退休矣因
密賜紹興傳位親札於必大命預草詔專

奉几筵侍東朝為意
而進必大為首相

蕭燧罷○二月朔日食○帝傳位于太子太子

即位尊帝為壽皇聖帝皇后為壽成皇后皇太

后為壽聖皇太后大赦

先是史德壽宮為重華宮皇太后徙居慈
福宮帝傳位太子遂素服退居重華宮

立皇后李氏

后安陽人慶遠節度使道之女也道帥湖止
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乃出諸女拜之坦見

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為恭王妃生嘉王擴性妬悍嘗訴帝左右於高宗及壽皇高宗不懌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為皇甫坦所誤壽皇亦屢訓教令以皇太后為法不然行當廢汝后疑其說出於太后憾之至是立為后

三月廢補闕拾遺官

御史中丞謝諤論其不可廢言者不聽自是近臣罕進言者

發明

人君於一念之萌而是非善惡皆可預知蓋補闕拾遺求善急務宋廢之既久孝宗初命復置可謂知先務矣光宗受命即位至是僅克踰月未遑他圖

斯職雖違人言畧不之恤光宗之心為如何哉自是近臣罕得進言而違理悖德之事作矣故直書廢以見不當廢也吁

廣義

光宗即位之初而廢言官則自是之後君德日衰矣書之所以誌光宗

德之基也

夏五月以王藺知樞密院事○周必大罷

初何澹與必大厚為司業久不遷留正奏遷之澹由是憾必大而德正為諫議大夫首上疏攻必大罷之必大純篤忠厚能以善道其君

知閣門事姜特立有罪免

特立、帝東宮舊臣也。帝即位，命知閣門事。聲勢寔盛，留正列其招權預政之罪，乞斥逐之。帝意未決，會參知政事缺，特立謁正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相，葉、張二尚書當擇一人執政，未知孰先。」正奏之，帝大怒，詔特立奉祠。壽皇聞之曰：「留正真宰相也。」

留正

留正

留正，字子正，福州侯官人。少與正同里，相善。正嘗言：「君自是之，則鄰里盡入言其不肖。」正笑曰：「宗之，汝宗之。」

